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市糴考二

常平義倉租稅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

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爲斂糴人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爲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

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爲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泰夏賦穀以理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經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令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歲終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

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按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闗市物貨之聚而豪强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并者

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則豈後來卒置之歟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其弊已如此矣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利而末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

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治建業今江寧郡南徐州二百萬治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治壽春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治潯陽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今江陵郢州三百萬治江夏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今長沙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治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萬治歷陽南兖州二百五十萬治廣陵雍州五百萬治襄陽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時祕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爲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爲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别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戸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

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撿校每年收積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

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

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於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没其受恵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擕數百里以就龠合

之廪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甕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卹農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

所宜寛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户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開元七年敕關内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䕫綿益彭蜀資漢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

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二十二年敕應給貸糧本州錄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給
米一石六口以下兩石七口以下三石給粟準米計折
三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别據所種田畝别稅
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
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
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
米一石四斗

天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内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二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糧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内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一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二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糧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二十萬三十四石

劒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劒南道萬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萬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

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准敕節文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賒糴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餘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

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餧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蹙迫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𤣥宗不復和糴於東都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寀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嘗移蹕就食於東都自

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税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

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秪益見其不足耳

天寶中歲以錢六千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遞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

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代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

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遺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

議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强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戸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鹼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眞爲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眞爲利況

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貿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户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户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俯賜詳

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賑貸並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塡納

元和七年戸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澤蔡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勝鹽州各五萬

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令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

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聞奏

十三年戸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

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

四年詔於關内關外折糴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

寶歷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糴二百萬斛以備災沴

開成元年户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别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絶流亡之慮從之

太和間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歳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歳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税石别税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

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令州縣即計口給計以聞勿俟報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

四年詔曰諸州義倉用振乏絶頗聞重疊輸送未免勞

煩宜罷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

過一斛

眞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

眞宗景德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縣則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併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

户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即回充糧廩别以新粟充數

天禧四年詔荆湖川陜廣南並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處多糴其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户收糴

咸平六年出内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貫與河北轉運使定價市鬻糴粟實邊

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

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大中祥符初連歲登稔乃命河北河東陝西增糴靡限常數

初河東既下減其税賦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積穀乃請每歲和糴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又京東西河北陝西切須糧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量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諸州置場和糴以裨歲漕

天聖三年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糴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宫中急市即添價却將糴買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不便乞行下及早開場依見賣時估趂時糴買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需其中有所定物價高大所入糧草低弱益因逐處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剩或糴米買麤弱斗斛支糴以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

形嗟怨乞嚴禁絶從之

陜西糴穀歳預給青苗錢自天聖中罷不復給

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

錢不足即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

三司請令河北有輸藁入官者凖便糴粟麥例給八分

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北平粟麥悉以香藥

博糴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寖廣師行饋運仰於博易

有司務優物估以來輸入

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因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歛

神宗留意邊備務廣儲蓄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自是三路封樁所給不可勝計或取之三司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

帛不與焉

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糧草

時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三十九萬二千餘石和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路恃爲邊儲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實費民間乃得虛名

欲自今罷支糴錢歲支與沿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朝廷用其議

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爲本尋詔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關預委度支副使蹇周輔專其事

結糴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

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

寄羅　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内郡寄羅之法以權輕重

俵羅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羅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

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
農帝以爲然乃詔歲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
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
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
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兑用須歲豐補償

均糴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
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
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不先樁

本錢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而敷數過多有一户而糴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之數詔約止之

博糴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 崇寧五年詔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

兌糴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　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

括糴　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牓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

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兑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葢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寛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

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强敷其數則其爲民病有不可勝言者益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捄卹願自經畫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

農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畜藏無幾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一戶三斛慶歷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是數以賑貸而聚斂者或增舊賈以糶欲以市息詔戒之又詔歲歉發以濟饑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復置

大略請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稅二斗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減稅則免輸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令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異同遂詔止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慶歷初賈

黷又請立民社義倉然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税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兊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税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

者皆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轉運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

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管勾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錢所以爲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觀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未嘗專欲徵錢也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願給者聽則未嘗

抑配也葢建請之初姑爲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

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則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奏乞度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陜西轉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請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蘇轍以議不合罷

熙寧二年帝閱羣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

善之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例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令敷坐倉故事行之

曾公亮謂支米有量數不同難以立價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雖定價庸何傷然此法第以䘏軍班防監人可也安石曰誠然今立價自一千至六百過此則軍人自糴與民間所定價亦適平更增數錢未至傷民價錢賤於所定則軍人受患矣帝

曰善而司馬光恐其動衆因經筵進對爲帝言之呂惠卿曰諸軍糴石米止得八百募其願以一千糴之何以致動衆王珪亦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師今京師之錢支用錢百坐倉糴一斗此極非計異日帝又謂執政坐倉糴米何如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帝曰未嘗也光曰坐倉之法葢因小郡之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

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
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
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
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
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發泄必
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
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之

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禁止敢沮遏願請者按罰亦如之

初勅旨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喧然以爲不便而廣廉入奏言民間歌舞聖德會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

是詔

判大名府韓琦言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戸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

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朝廷若謂陜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陜西權宜

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朕始謂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上終以琦說爲疑與安石問難安石翌日遂稱疾不出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即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再視事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爲

衆論所惑令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如預買紬絹行之已久亦何嘗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乃面責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

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羸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羸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

令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

必爲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
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
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
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
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
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
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
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

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

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

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看詳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格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繆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

鹽錢麯錢鞋錢之類凡十餘件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備收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戶從來不曾見肯零糴常平倉斛

斗者此葢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

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戸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紛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爲愧耻

光又言青苗錢雖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諷令抑配如

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歐陽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爲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爲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

孰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修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詔放罪改知蔡州　知亳州富弼亦坐論青苗移鎮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之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今

乃官自出錢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錢乃别爲一賦以弊之也坐謫監南康鹽酒税

七年上患倸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倸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庻不過置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但費三十萬不爲冗費也上從之至元祐元年罷

帝以久旱爲憂翰林承旨韓維言畿縣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

著作佐郎黄顔言給納青苗錢穀乞詔州縣視年豐荒爲給散多少毋以元散數爲額

七月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賑濟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貴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

已支見在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

九年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更不得支借錢斛帝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追半止務多給計息爲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必衆故也

十年提舉兩浙路常平言災傷累年丁口減耗凡九年以前逃絕戶已請青苗錢斛見戶有合攤塡者乞需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戶絕輸償不足或同甲內死絕

止存一二貧戸難以攤納者更乞立法從之

元豐元年詔常平倉錢穀當輸錢而願入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糴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六年戸部言準朝旨諸路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斂散之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糧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

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八年八月詔給散青苗不許抑配仍不立定額時哲宗已即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

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趂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

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詔再立常平穀錢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税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交章言其

非右僕射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頼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

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
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輙過此數又令取人
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
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
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
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
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
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

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以此爲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錄黃過中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少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

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十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

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
之息以貫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
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者候
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
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戸並與放免庶使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吕
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
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黄臣

未敢書名行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盡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

按元祐初温公入相諸賢並進用革新法之病民

者如救頭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温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勅令給錢斛之説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不肯書黄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僱募者居其半故差僱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

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寛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僱人給直日損遂至寛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噬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考其施行之

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戸助役錢寛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戸則聚歛之意反不如熙寧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寛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廣畜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滞

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晦菴之說如此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僱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二蘇之說如此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憸因得以行其附會譔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主然惇元祐

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僱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僱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熱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姦人之雄歟

紹聖二年户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

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爲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乏闕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　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勅令所

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

以來諸路欠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斂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歳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户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歳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爲僞冒者得以陳訴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二十八年趙令詪言州縣義倉米積欠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荒不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沈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出糶恐失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樁收價錢次年收糴撥還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

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支撥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戶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價錢其帶義倉錢並不許撥此因納苗而失陷義倉也至如紹興府人戶就行在省倉送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納米而失陷也如淮浙鹽亭戶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義倉多是不曾

拘催此因納鹽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兌換因致陳損此倉庾陳腐之弊也（常平米止許遞留一年以新納秋苗換易支遣）常平專法主管官替移無拖欠失陷方與批書離任今公然兌借陽爲自劾更不補還此州縣兌移之弊也常平和糴合專置倉廒今州縣多因受納以收到出剩撥歸常平倉廒落價錢此收糴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產業并戶絕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產之弊也若乃吏胥之祿合於免

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人情在縣佐以為公用巳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場錢內撥支未嘗入以為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乃詭名借請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為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二分尅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尅此其弊不一也倘不為之隄防懲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

路提舉常平官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屬縣收支常平義倉等錢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寘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議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負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曩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

輸爲兩輸鈔爲二鈔矣曩時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
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既無正
稅獨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議臣有請令
入戸義倉仍舊隨正稅從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
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
截留下戸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議臣之請亦如之蓋
截留下戸之稅米以補一縣之義倉其餘上戸則隨正
稅而輸之州州得以補償其截留下戸之數州不以爲

怨縣得此米别項儲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爲撓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負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社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濟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勑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

年矣有司不復掛牆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

門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其人爲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擇一公平曉事者爲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齎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眞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

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爲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

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

容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

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博糴極邊糧草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緊便鈔然後召人入糴也所謂緊便鈔謂水路緊便處緊便鈔謂上三山場榷務也）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於是或以鈔引數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損其價勸誘富實積粟之家不拘官戶編戶至於斗面加擡有禁專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銀錢帛和糴而州縣阻節不即支還者有罰

四川有對糴米謂如税戸甲家當輸百石則又科糴百石所輸倍於正税皆軍興後科配也

紹興八年侍御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拋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制一司張官置吏止爲收糴一事如何拋與諸州乞别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五年詔禁州縣減尅價錢横歛脚費如盤量出剩監官計剩數科罪

十八年戸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

孝宗乾道三年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得强配於民

四年糴本不給度牒關引只降會子品搭錢糧每石價錢二貫五百文又令人戸自行量槩　凡江西湖南民間不便於關子令兩路繳回

淳熙四年詔四川旱傷處免糴上諭執政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臨時豈不悞

事大抵賑糶米可歲循環以備凶荒樁積米須留於要
害也軍所在庶幾軍民皆便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李騆